實賓錄

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實賓錄卷六　　宋　馬永易　撰

神父 二則

漢鮑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悦愛號曰神父

漢宋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

陳弇為蘄長時一州旱蝗弇請雨即大降蝗即出境一

縣遍熟號曰神父

慈父二則

後魏宗室孚為冀州刺史勸課農桑境內稱為慈父

李哲任相州安陽縣令政術有方百姓號稱慈父

賈父二則

後漢賈琮為交趾太守叛民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歌

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後漢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

與殺人同罪數年間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生長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

杜父

晉杜預守荆州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刋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頼之號曰杜父

柳父

柳鎮少樂閑靜不慕榮貴天監中自司州遊上元愛其

風景于鍾山之西買地結茅開泉種植隱操如耕父其
左右居民皆呼為柳父

巢父

巢父堯時隱人嘗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
其上故時人號為巢父晉王康琚招隱詩曰昔在太平
時亦有巢居子或言即許由也

家公　家父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

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爲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

賀兄

唐陸象先賀知章族姑子也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

調態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濶都不思人一日不見賀兄則鄙悋生矣

二兄 則二

唐高力士事玄宗最親寵肅宗在東宮以兄事力士呼為二兄

唐段成式與張希復善繼鄭符復夢遊精舍共徵高力士事力士呼二兄 柯 呼阿翁 繼 呼將軍 柯

寧哥

唐寧王憲睿宗長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而玄宗時為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固辭乃立楚王為皇太子玄宗友悌古無有者至呼憲為寧哥云

邠哥

唐邠王守禮章懷太子之子也每與諸王內讌方積陰累日守禮知其欲晴愆陽涉旬守禮曰即雨果連雨岐王等奏之曰邠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遷謫臣幽閉宮中十餘年每歲被勑杖數頻瘢痕甚

厚欲雨臣背上即沉悶欲晴則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涕泗沾襟玄宗亦憫然

奇兒

後唐莊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皆悽愴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莊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

鶒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無忘予家克用卒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因頗懈莊宗欲乘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崗嘆曰此先王置酒處集攻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

禄兒

唐明皇每座及宴會必令安禄山坐於御側以金鷄障隔之太真又以為子上亦呼為禄兒

癡兒

五代馬嗣孫為相不通世務時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嗣孫責御史臺檢到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嗣孫即判狀施行崔居檢揚言於朝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司長百僚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下況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檢言流議稍息

買聲兒

後魏李謐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為二途
雖如異一是買聲兒

乳臭兒二則

吳越杜建徽位宰相其孫昭達為内都監使盛治第宅
建徽曰乳臭兒不諳事其能久乎後昭達果以罪誅

唐莊宗命魏王繼岌伐蜀滅之以孟知祥節度西川莊
宗館知祥於宮中酒酣謂知祥曰吾輩老矣繼岌乳臭
兒今年代父破賊慰喜外復增悲爾

小兒王

陳釋智凱江表揚都人年幼童丱雅重嘲謔引羣小兒數百人同戲街衢以爲自得陳氏臺省門無衛禁凱乃率其戲侶在太極殿前號令而過朝宰江總等顧其約束銓叙駐步迎之相視笑曰此小兒王也

聖童

傅長通年十七禮易貫洞三十萬言兼通春秋鄉里號曰聖童

神童五則

魏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為神童原註劉劭傳裴松之云魏朝不聞有胡康疑是孟康

魏任嘏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總覽於是學者號之神童原註海録碎事魏任嘏先世皆早成人時語曰蔣氏翁任氏童

晉杜育幼便岐嶷號曰神童原註文士傳杜育童孺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綜一時稱為武陽杜孔子

晉封孚與弟懿總角知名時人謂之關東神童

唐楊收七歲善屬文所賦輒就時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何用觸吾藩由是觀者益奇之按此條原書脫時號神童四字今據唐書補正附神童類下

才童

朱敳字叔陽年十三誦書説詩號曰才童原註語林高僧傳云朱敳年十二能讀書詠詩時號曰才童

孝友童子

唐陳饒奴年十二歲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表其門曰孝友童子

神仙童子

唐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時號神仙童子

童子學士

梁宋懐少有天材好學不倦鄉里號稱童子學士

將種

晉武帝與胡貴嬪芳摴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

李老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内宴牙唱迴波詞有

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是裴談裏面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賀老

唐禪月鑒題李太白詩集云賀老成異物顛狂誰敢和寧知江邊墳不是猶醉臥按太白詩東山無賀老却棹酒船迴則稱賀知章為賀老實始於李白詩

王老

唐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顧少連下進士及第年二

十五第四人年少名高輕薄自負與王播同年王時年
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拊王背曰王老王
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
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王心每貯之
通方尋值家艱還歸王果累捷高科官漸達矣通方入
關王已丞郎判鹽鐵通方窮悴寡助不知王素銜其言
投之求救同年李虛中時為副使通方亦有詩扣之求
為汲引云應念路旁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不得

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職未及其所又改為浙東院僅及半程又改為南陵院嗣是往復數四困躓日甚退省其咎謂甥姪曰吾偶戲謔不知王生乃為深憾尋值王真拜禮分懸絕追謝無地悵望病終

長樂老

五代馮道為宰相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是時天下大亂戎狄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掛道方自號為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

宗室遺老

漢劉向方成帝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寖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同姓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吾而不言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

旱母

梁宗室蕭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人呼為旱母

暗燭底覓虱老母

唐舍人齊處冲好瞑目視左拾遺魏光乘目為暗燭底覓虱老母

蕭娘呂姥

梁韋叡拒魏軍於淮北魏人畏之言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蕭娘謂臨江王宏呂姥謂呂僧珍韋虎謂韋叡也

李阿婆　王伯母　曹新婦

唐中書令李敬玄為元帥討吐蕃至樹敦城聞劉尚書没蕃著鞾不得狼狽而走時將軍王果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却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謡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見賊不能鬬總由曹新婦

陳姥

隋末杜伏威兵起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書稱陳姥

國婆

五代梁太祖微時嘗傭力徐州蕭縣人劉崇家及即位
召崇為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祖號為國婆

田舍翁

五代南唐馮延巳好論兵事嘗笑其主昪戢兵以為齷
齪無大略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

多田翁

唐盧從愿為刑部尚書充考校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
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户功為上下考從愿不許融

恨之乃𢛶白從慁戚植産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
目爲多田翁後欲用爲相屢矣卒以是止

吳老翁

北齊神武語杜弼曰江東有一人吳老翁蕭衍專事衣
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

千歲翁

秦安期先生阜鄉人受老子於河上丈人常賣藥海邊
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翁

周郎二則

吳周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謡曰曲有誤周郎顧

梁周弘正年十歲通老子周易十五召補國子生仍于國學講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有司以日淺不許博士劉洽曰周郎講經豈候策試

沈郎

吳沈友弱冠博學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沈郎可

登車語乎友曰先生銜命將以禆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

苻郎

晉苻堅年七歲嘗戲於路徐統遇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隷縛耶堅曰司隷縛罪人不縛我小兒戲也

顧郎

梁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

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陸郎　蕭郎

唐陸象先為洛陽尉蕭嵩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云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按新唐書蕭嵩傳嵩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都陸象先為僚婿夏榮者善相云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據此則蕭郎為蕭嵩非蕭瑀瑀初唐時人與象先時代甚遠今改正

石郎

五代晉高祖皇后後唐明宗女也廢帝立疑高祖必反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叛邪既醒悔之後以反聞羣臣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高祖事每戒人曰爾毋說石郎事令人心膽墮地

王四郎

唐王處士者洛陽尉王琚之孽姪四郎也幼隨母他適琚赴調入京過天津橋四郎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初

不之識四郎曰叔今赴選姪有少物奉獻即出金五兩色如雞冠曰此不與常金等可訪金市張蓬子付之當領二百千某比居王屋小有洞今將家往峨眉山琚往訪之則已行矣金市果有蓬子出金示之驚喜曰此道者王四郎所化金也且無定價因如其數酬之

王郎子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初仙客父亡與母劉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

相押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云

烏衣諸郎

宋王僧虔仕為御史中丞甲族由来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官位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爾

孝孫

原慤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猒患之意欲棄之慤年十五泣涕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慤乃隨收

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懿乃荅曰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取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克己自責更成純孝懿為孝孫

四友

宋謝靈運與族弟惠連何長瑜荀雍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游時人謂之四友

忘年友

五代後蜀趙崇祚以門第為列卿而儉素好士大理少

卿劉禹國子司業王昭圖年德俱長時號宿儒崇友之
為忘年友

小友

唐李泌方幼張九齡尤所奬愛常引至卧内九齡與嚴
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絶之九齡忽獨念
曰嚴大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
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
容謝之因呼小友

良友

晉周顗初王敦舉兵劉隗勸帝盡除諸王氏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敦欲誅顗問導導無言後科檢中書政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欵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以死幽明之中負此良友

死友二則

後漢范式字巨卿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沒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言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式覩書見瘞愴然感之哭為死友於是護平妻子身送喪於臨湘

魏初有白玠謗毀太祖太祖怒甚侍中和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

歎不可忍也

陳君友皓

後漢鍾皓以篤行稱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贊曰

陳君友皓云

古人交

吳潁川周昭著書稱諸葛瑾步叱相隲嚴衛尉畯三君

昔以布衣俱相友善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

君子之交二則

宋柳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相從推慕以為君子之交

齊孔稚珪早立名譽當時名士陸慧曉謝瀹張融何點相與為君子之交

館客

後魏後主雖溺於羣小而頗好詠詩因畫屏風勑蕭放等録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珍重之後復追蕭慤顔之推間入撰録猶依霸朝謂之館客

談客

唐蕭頴士聰俊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賈曾席豫韋述張垍皆引為談客

風月主人

偽蜀歐陽彬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緑水中為二千石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佳哉

一鳴先輩

五代妓萊兒指趙光逢為一鳴先輩

負心門生

唐宦者楊復恭定策立昭宗以諸子為州刺史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凶肆益甚帝命誅之復恭出奔被殺李茂貞劾復恭自謂隋諸孤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兄子守亮為興元節度使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為吾披荊榛立太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

不利秀才

唐夏侯孜未遇伶俜風塵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時人號曰不利秀才後登將相

五老牓

唐劉象攻律詩頗苦僻天復中年六十餘與曹松王希羽柯崇鄭希顏同年進士及第松希羽年七十餘崇希顏年逾耳順時號五老牓象止于右拾遺年七十九

武舉牓

五代蜀王先主起自利閬親騎軍皆拳勇之士四百人分為十團皆執紫旗此徒各有曹號顧㚑者將之亦嘗典郡多雜談謔造武舉牓曰大順二年兵部侍郎李咤下進士及第三十三人狀元張大劔馬瀨子第二魏憨第三姜瀨子第四張打胷第五張少劔第六青蒿羙第七云

欽定四庫全書

實賓録卷七

宋　馬永易　撰

蒼頭公

宋沈慶之任建威將軍每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羣蠻畏之號曰蒼頭公

尖頭奴

後魏古弼事太祖為尚書令帝獵於河西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

還先斬此奴屬官懼誅啟曰吾為臣事君使田獵不過
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
未滅故選肥馬備軍資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
寧避死乎帝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
馬二疋鹿十頭

大頭仙人

中印度在贍波國西南山石澗中有阿修羅窟有人因
遊山修道遇此窟入其中見有修羅宮殿如類天宮園

林之異不可盡述修羅因告曰汝能久住此否答曰欲還修羅因施一桃食訖告曰汝宜急出恐汝身大窟不能容言訖走出身忽增長其頭纔出身大孔塞遂不盡出自爾已來年向數百餘唯有大頭如三石甕人見共語具說此縁時人遂號大頭仙人

白面少年

晉庾翼卒于荆州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

情何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豈可以白面少年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力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按世説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註園客爰之小字也字仲真翼第二子陶侃别傳亦曰庾翼表其子爰之代為荆州此書爰之訛作愛之今改正

羞面見人

齊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

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

一丈黑

唐楊守亮宦者楊復恭之養子長七尺姿色如鐵時人目云南山一丈黑

柴黑

五代吳柴再用沈毅有斷面色如鐵人望而畏之曰柴黑驍勇善騎仕吳有戰功

黄頷小兒

北齊崔㥄有文學偉貌以簡貴自居神武奬後㥄竊言黄頷小兒堪當任重文襄知之絶㥄朝謁㥄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黄頷何足拜也後以其勲舊捨之㥄進謁奉謝文襄復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以爲黄頷小兒金石可消此言難滅

白眉

蜀馬良字季常襄陽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朱深眼

五代南唐朱令贇大將朱業之從子少隨業征伐初為小校拳捷善射軍中號為朱深眼以軍功累為神衛軍都虞候

眇目老翁

魏左慈於天柱山石室中得九丹金經能變化萬狀後入東吳吳有徐墮者亦道術之士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宿客車牛六七乘欺慈言徐公不在慈知宿客誑

已便即去宿客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則不知所在下樹即復牛在樹上又車轂皆生荊棘長一二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也宿客大懼即報徐公說有一眇目老翁吾欺之言公不在及去車牛如此徐曰此左慈也汝曹那得欺之諸客分布逐慈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去此人還見車牛如故

大臭則二

晉王諶司徒渾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

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知之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

五代後唐劉景嚴昂藏巨鼻時人目之爲大鼻歷四鎮官至使相云

齇王

後魏王惠龍晉尚書僕射愉之孫也崔浩弟恬聞惠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惠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惠龍鼻漸大浩曰眞貴種

矣

天口

齊田駢好談論言不可窮盡其口如天時人號曰天口

神口

後魏祖瑩有才學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嘆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平城為彭城勰有慚色瑩在

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陽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虎口三則

莊子云孔子既見盜跖謂栁下季曰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强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後漢光烈隂皇后世祖詔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隂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别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

補唇先生

五代方干為人缺唇嘗應舉有司議以干雖有才而缺唇奏不第後歸鑑湖十餘年遇醫者補之年已老矣遂不復出時號補唇先生

白鬚公

後魏崔伯謙為南鉅鹿太守導以禮遜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有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都七年獄無停囚

髭王

周靈王泄心簡王子也生而有髭謂之髭王

長頸王

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

古不死莫知其年

瘿揚

後漢光武時真定王劉揚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瘿揚為主揚病瘿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謀未發耿純誘殺之

麞頭鼠目

唐李揆字端卿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

之及秉政擯流落十六年載誅始拜禮部尚書

心狠面狠

晉宣子將以知瑶爲後知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也

狠對曰霄之狠在面瑶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

肚中鑄劒

李林甫常以甘言如蜜朝中相謂曰李公雖面有笑容

而肚中鑄劒也人日憎怨異口同音

楊大肚

北齊文宣帝雖以楊愔爲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為楊大肚

辣手

陳彭年方咸平中更科場體式結怨士人時謂之辣手

新豐折臂翁

唐天寶徵兵討雲南戶有三丁點一丁新豐縣有人年二十四當赴兵役夜以大石鎚折臂遂免行時楊國忠為相重搆閤羅鳳之難後募人討之前後發二十餘萬

衆去無返者又捉人連枷赴役天下怨哭民不聊生故
祿山得乘人心而盜天下元和初折臂翁猶存白樂天
因歌之云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
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
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
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
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
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

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鎚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飛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客萬人塚上哭呦呦原註雲南有萬人塚即鮮于仲通李宓曾覆軍之所也老人言

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邉功防黷武原註

開元初突厥數寇邉時天武軍牙将郝雲岑出使因引特勒回鶻部落斬突厥默啜獻首于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年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又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将雲岑遂慟哭嘔血而死也

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邉功邉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跛足先生

五代江南朱弼世籍為儒精究三傳旁貫數經為國子助教知廬山學弼性嚴重動執禮法言語應答皆適經

術曉析詳明無所滯泥然短一足時諺謂之跛足先生

有脚陽春

唐宋璟檢校貝州刺史歷杭相二州遷洛州長史楚兗冀魏幽雍睦廣所至有惠政時號有脚陽春

木人石心

晉夏統會稽人隱居不仕後以母病詣洛市藥會三日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曝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不之顧太尉賈充

就船與語其應如響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為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笳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服袿襡胠金翠繞其船三匝統顏色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玉而冠者

唐崔澹河中節度使璵之子也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

徐嗔

五代吳徐溫佐楊氏政舉大綱民皆安堵性儉約剛毅寡言望之凜然可畏雖大將莫敢仰視時人謂之徐嗔

柳顛

後魏柳遠性豪放無拘檢好彈琴耽酒每出行反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時號柳顛

蕭啞

南齊宗室蕭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蕭啞剛狠

專執羣小畏而憎之

鄧渴

唐弘道元年以中書舍人鄧元挺爲尚書吏部侍郎元挺無藻鑑之目又患消渴人因號曰鄧渴

郭尖

後魏郭景尚祚子也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爲太尉從事中郎公强當世善事權寵號曰郭尖位至中書侍郎

王獨坐

漢王閎還冀州刺史乘傳到州彈治貪濁性廉克不發私書不交豪族時號王獨坐

鮑不鬧

五代吳越鮑君福餘姚人少羈貧性淳厚有膂勇餘姚有井面濶丈餘橫以雙梁深不可測君福每醉必寢其上及從軍以驍果聞累從征討有功能馬上輪雙劒望之若飛電沈默少語軍中謂之鮑不鬧

畢不管

唐畢紹顏誠之子也為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遷江南尹居官無政時號畢不管時盜四起乃詐病乞免朝廷亦不能加罪

王惹鬧

五代南唐王建封為信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建封不識大體求中書政事嗣主曰卿乃使相安可亂常僭於台輔汝無惹惹鬧自是人皆號為王惹鬧

張百會

唐有儒士博覽古今時人呼為張百會一日來謁洛京南院和尚師曰莫是張百會麽曰不敢師以手空畫一畫會麽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什麽處得百會來

崔四入

唐崔胤凡四拜宰相權震天下世號為崔四入

温八吟

唐温庭筠敏於為文未嘗起草燈燭下籠袖憑几每賦一韻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為温八吟

張萬言

唐張涉初依國學為諸生講說稍遷國子博士亦能為文常諳有司日試萬言時呼張萬言

三不開

五代唐馬裔孫純儒性多凝滯遽登相位堂判有援據二字中書百職素未嘗諳練臨事多不能決但書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號為三不開謂其不開口論議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也

三不肯

魏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為弘農太守吏民患之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者也至是人題其門曰劉府君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

三不辜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

與其弟完及他與晉陳及其子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令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註云三不辜謂郤氏陽氏晉陳氏

萬事休

五代荆南高保勉季興之幼子也季興鍾愛尤深季興或因事盛怒左右不敢竊視唯保勉一見則其怒自解故荆人目之萬事休

安穩朝

唐楊德裔拜御史中丞性遲澹嘗因朝會舞舉袖舒回發聲遲緩久而不輟列侍相顧忍笑不禁西臺舍人杜範固號為安穩朝

三短

後魏李諧使梁諧既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

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三反

劉寶謂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恡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三癖翁

唐湖州崔郎中以三癖詩寄劉禹錫自言癖於詩與琴酒其辭逸而高禹錫以詩答之曰視事畫屏中自稱三

癖翁

詩癖

梁簡文帝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

馬癖二則

晉王濟字武子善解馬性又甚愛之常乗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曰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杜預謂濟有馬癖

唐老杜驄馬行云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

謂李鄧公云

錢癖

晉和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

杜預謂嶠有錢癖

睡王

五代契丹主述律年少好遊戲畋獵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睡相

偽蜀徐光溥事孟昶至中書侍郎平章事昶好度僧而光溥以為無益遇事便發毋昭裔李昊嫉之後有議論但熟睡而已時號睡相

歇後鄭五

唐鄭綮每以詩謡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藴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鄭綮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似刺時故使落調世號鄭五歇後體俄聞制下宗戚詣慶搔首

曰歌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

囁嚅翁

唐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與白公輩下較文具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為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白為河南尹李為河陽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常謂樂天為囁嚅翁聞者笑之樂天之名稍減矣白尹曰李君吾之猘子也其鋒不可當按舊唐書竇鞏傳白居易以鞏不能持論亦目為囁嚅翁

賓實録卷八

宋 馬永易 撰

人中龍

後漢蔡邕題曹娥碑背曰黄絹幼婦外孫虀臼曹公與楊修讀之問曰解否答曰解公令脩勿語待吾思行三十里方解乃歎曰有智無智較三十里後乃殺脩操諸子皆救公曰此是人中龍恐非汝能駕馭遂殺之碑背八字葢謂絶妙好辭也

一龍

魏華歆與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二龍四則

漢許劭汝南平輿人與兄虔俱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按豫州今本漢書許劭傳注作豫章據郡國志所載汝陽縣屬豫州若豫章自隷揚州實實録所引可正今本漢書之誤

柳惔工製文少與長兄悅齊名世隆之子也王儉謂人

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

梁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江革爲征北記室叅軍弟觀爲征北行叅軍沈約任昉與革書曰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五代南唐徐鉉稟性真純顧視差近釋褐之初嘗與弟鍇謁宰相孫晟晟曰徐氏二龍信爲名士然厥兄頗似倨傲以此少之久而方知其端謹大加器重

雙龍

晉二陸制曰穴碎雙龍巢傾兩鳯

三龍二則

蜀李劭字永南兄朝字偉南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

虞綸字孝序兄弟俱有譽於當時謂之三龍

四龍四則

後漢李元禮祖父脩安帝時為尚書生四子亮叔訓季

皆為牧守號曰四龍
南燕房堪後漢尚書令植八代孫也為廣平太守慕容
德時家濟南生四子豫坦邃熙號四龍
唐楊炎為范陽大都督忠烈李公神道碑云公諱楷本
出隴西八代祖節後魏雁門太守公禦戎安邊動罔不
濟元子太尉中書令臨淮郡王光弼少子太保御史大
夫武威郡王光進名一門四龍二作元老
唐張從申尤善真行書握管用筆其於結字緊密近古

未有弟從師從義從約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人謂之四龍

五龍 二則

重合令子輿居宋里櫟陽令子羽居東觀里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兗州刺史子明居西商里潁陽令子良居遂興里郡決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為業

辛攀兄弟五人並有才識秦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

枝玉昆

八龍

荀儉字伯慈儉弟緄字仲慈緄弟靖字叔慈靖弟壽字
慈光壽弟汪字孟慈汪弟爽字慈明爽弟肅字敬慈肅
弟旉字幼慈朗陵令潁川荀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
人號之八龍

十龍

魏張魯有十子第二子廣清淨退黙仕至金城太守第

五子文法度清敏兼美容儀武帝因文謂曾曰卿積善
之家足以有餘慶時人為之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温恭

卧龍 三則

晉習鑿齒二舅羅崇羅友相繼為襄陽都督鑿齒與弟
秘書曰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
東眺白阿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
邑懷羊公之風

晉庾亮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詣焉湯見亮備

主客之禮甚恭亮怪曰君道高世表僕敢忘其恭耶湯曰使君忽敬其枯木朽株耳亮服其言語主簿張諶曰此卧龍不可動也

唐侯翽累遷中書舍人僖宗幸蜀擢學士後辭職隱導江别業號卧龍館按蜀志諸葛亮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卧龍字始此疑實賓錄原有此文而大典偶失載者附記于此

火龍子

後唐太祖嘗隨衆征龐勛臨陣出没如神號為火龍子

新書一云龍虎子

釋奴龍子

北齊盧昌衙小字龍子沉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衙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潛龍

後漢馬畧年十七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繼命

而已鄉里謂之潛龍年三十拜閬內侯先州刺史棄官入海惡蟲猛獸見悉避路

不睡龍

五代吳越錢鏐少在軍中未嘗寢末年少倦乃刻木為枕以自警或命諸孫諷詩以達旦既薨晉天福中契丹使至朝廷以近侍李泳為監伴使敵有判官者幽薊人謂泳曰吳越王日常不睡乎泳詰其故對曰常聞五臺山王子太師言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訪所聞乃長興

王辰之後也

海龍王

後唐吳越王錢鏐分兩浙為數鎮功臣諸子皆領節制授而後請命子孫甥姪軒陛服飾窮極侈靡吳人號為海龍王

土龍乞雨

後魏劉獻之雅好讀書時有從其學者獻之輒曰人之立身要以德行為首子若出孝入悌忠信仁遜不待出

户天下自知儻不能然則雖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止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哉

兩虎

梁韋叡攻魏合肥下之初右軍司馬韓景畧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吞景畧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畧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闘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

白虎王

枝江縣有陳留王子香廟子香漢和帝時爲荆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名之道卒枝江亭中嘗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美設祠立石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今猶謂之白虎王

虎子 二則

吴凌統爲將既卒二子列封年各數歲權内養於宫愛與諸子同凡賔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及八九歲

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

吳越杜建徽稜子也治軍嚴整累從征伐未嘗介甲所至輒有功軍中謂之虎子也

飛虎子

唐李克用年十五從征摧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為飛虎子

熊虎三則

吳周瑜初劉備領荆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孫權瑜上

疏曰備以梟雄之姿而關張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吳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呂蒙蒙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隣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

因爲肅畫三策
唐王晙氣貌偉特時謂爲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
飛豹
晉王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遊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及入長廣山爲盜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
清河騏驥

魏管輅清河太守華表名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清河郡有一騏驥拘縶後廐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徽言騏驥何在孔曜曰平原管輅雅性寛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妙同甘公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由是召為文學從事一見清論終夕再見轉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别駕按輅本傳年四十七卒自言無祿命相過此當得别駕說與此文相反

驥子龍文

北齊裴景鸞景鴻河東聞喜人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
為驥子景鴻為龍文

千里駒 三則

前趙劉曜元海族子也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
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海曰此吾
家千里駒

宋丘仲孚少好學讀書嘗以中宵鐘鳴為限從祖靈鞠
有人倫鑒每稱之曰此千里駒也

唐宗室仁鬱林王恪長子也嘗使江左州人遺以金拒不納武后遣使勞曰兒吾家千里駒更名千里

驎駒鳳雛

漢董卓孫年七歲愛以為已子作鎧冑使騎駃騠馬玉軸一具出入以為驎駒鳳雛

白馬生

後漢張湛光武時拜光祿勳湛在鄉黨時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或謂湛詐偽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

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曰白馬生且復諫矣案大典所録此段至不亦可乎止與實賓録書意未協今據後漢書本傳增入數語

黄驄年少

後魏裴果為陽平郡丞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征討乘黄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黄驄年少

鬱屈蜀馬

唐郎中張元一以唐波若矮短目為鬱屈蜀馬

赤馬將軍

唐李國昌所乘馬號胡孫赤戎人見之曰吾軍見赤馬將軍火生頭上

栗犢

漢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嘆曰栗犢反能爾耶吾終耻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談此中多有

閣道大牛

晉潘岳為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内非之乃題閣道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

千斤犗特捲角牸

晉明帝問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註云以戲王

也

太牢公

唐牛僧孺任戶部侍郎見李德裕曰綺紈子安得預此由是李深怨之交相詆惡甚至斥僧孺為太牢公德裕作周秦行紀論云梁國李逢吉呼僧孺曰太牢公

青牛師

後漢封衡字君達方士也幼學道通老莊之書勤訪真訣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號青牛

師

五羖

漢揚雄解嘲曰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註曰五羖謂百里奚也買以羖羊之皮五故稱五羖

牂羊羖䍽

魏焦先隱居人以為狂時大發卒將伐吳有問先令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衂祝衂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當殺牂羊更殺其羖䍽邪郡人不知其所謂

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吴羖攊謂魏也

三羊五馬

䴥巨昭精天文緯候之學或問湖南淮南國祚長短巨昭曰吾聞童謡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後如其言

山鹿野麋

晉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

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睹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荀未答華曰荀何遲應聲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今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掌大笑

驢王

後魏元坦一名穆傲佷凶麤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皃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為驢王

夏侯驢子

唐夏侯藉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勲臣為幕下從事時人號為夏侯驢子言其鄙也

麒麟楦

唐衢州盈川縣令楊烱詞學優長恃材簡倨不容於時每見朝官目之曰麒麟楦人問其故楊曰今假弄麒麟者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場而走及脱皮褐還是驢馬無德衣朱紫者與覆麒麟皮何以異聞者不平

故為時所忌

鄧駱駝

唐西京富商鄧鳳熾肩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為鄧駱駝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嘗因嫁女邀諸朝士賓客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將出侍僕圍繞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艷麗者至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誰是新婦

郭槖駝

唐郭槖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槖駝者故
鄉人號之槖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槖駝云善種樹所種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
以蕃有問之對曰槖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
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王駱駝

五代蜀龍州軍事判官王延鎬頎然而長書札飲博觸
事不能時號王駱駝

望栁槖駝

唐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郎中張元一目之為望柳槖駝

鄧駞子

五代湖南進士鄧洵美少嗜學為文典麗而貌陋背傴時人謂之鄧駞子言其狀如駞子負物也

鼈精

晉郭璞性放散不脩威儀為佐著作後轉王敦記室參

軍敦謀逆而為敦所害有人見其睡形變鼉云鼉精也

大蟲 二則

五代後蜀張洪從孟知祥入蜀屢有戰功强勇猛厲軍中號為張大蟲

五代楚李瑱有戰功討平桂林瑱魁岸力多每食肉十斤餘踞案大嚼耽耽然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林兒童聚戲衢路忽相驚走曰大蟲來至是果應

豬突豨勇

漢王莽既僭位盜賊蜂起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為銳卒本傳豬性觸突取以為喻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

封豕

左傳魯昭公二十八年叔向母曰昔有仍氏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

豬王

宋前廢帝子業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箠陵曳無復人理建安王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帝乃以籠盛之以明帝尤肥號為猪王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東海王禕尤凡劣號之為驢王明帝踐祚亦以禕類驢改封為廬陵王

黃麞漢

唐趙仁奬河南人也裨販于殖業坊王戎墓北善歌黃麞與宦官有舊因所託附景隆中乃負薪詣闕遂得召

見云負薪助國家調鼎即日拜監察御史𡸁宗朝左授
上蔡丞使于京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麞漢耶授當州
悉當尉仁奬本在臺既無餘能以黃麞自衒宗務光題
曰趙奬出王戎墓下入朱博臺中掊彼負薪登茲列宿
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麞

沐猴而冠

漢韓生説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
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獼猴面

後魏宋遊道剛直使氣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

獼猴騎土牛

魏南陽州秦善用兵為宣王所知秦頻經考妣祖喪宣王留鈌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秦會使尚書鍾繇調秦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秦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

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悦

原註鄧艾傳作周泰

劉黑獺

五代江南劉鄂好學博貫羣籍體貌瘠黑號為劉黑獺

或被襴襆又謂之白雲抱幽石

屠狢子

晉王珍與劉曜攻陷京邑遷帝平陽珍謂曜曰洛陽天

下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

曜不從焚燒而去珍怒曰屠狢子豈有帝王之意乎

狢子

蜀關羽圍樊孫權遣將助之敕使莫速進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已得于禁乃駡曰狢子爾敢如是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已為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

猘子

五代楚高郁沉毅有善謀治軍旅有佐命功楚王子希

聲忌其奢侈請罷其兵乃左遷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猘子漸長能咋人矣吾將營西山而老馬希聲聞之甚怒遂害郁

三狗

魏曹爽為大將軍以何晏丁謐鄧颺為尚書謐為人外似疎略而内多忌又其意輕多所忽略雖與晏颺同列而皆少之唯以勢屈于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

三狗謂何鄧丁也黙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謐尤甚也

庸狗

後漢董卓初與呂布誓為父子甚愛信之卓自知凶恣每懐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後王允結布圖卓入朝騎都尉李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布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怒曰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

死狗

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歷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至明帝時追賜爵關内侯

吳狗

晉將毛炅者為吳將陶璜所獲炅不為屈璜怒面詰之

曰晉賊吳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殺之

狗鼠

唐宇文融方進用事中書令張説素惡之融每建白説輙引大體廷爭融揣説不喜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説曰融新用事辨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説曰狗鼠何能為尋為融所譖罷相

戲鼠猫兒

唐黄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左拾遺魏光乘目為戲鼠

貓兒

失窟老鼠

唐蘇徵任汜水縣令舉止輕薄郎中張元一目為失窟老鼠一云失孔老鼠

鼠子六則

漢宗室敞為廬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强責租敞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視之太守曰都

尉事也敵怒叱太守曰鼠子何敢爾刺史舉奏王莽徵
到長安免就國
後漢胡文才楊整脩皆凉州人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
及李傕之叛允乃召文才整脩使東曉諭之不假借以
温顔謂曰關東鼠子亦何為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
實召兵而還
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使稱藩於吳孫權遣太常張彌
等將兵萬人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大臣諫以淵未

可信而寵待太厚淵果斬彌等送於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踴如山不自截鼠之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

晉郗超字嘉賓愔之子也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凡所交友皆一時秀美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亡見愔慢怠屐而候之

命席便遷延辭遜悟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

前趙劉聰將起䳱儀殿於後庭陳元達諫聰怒曰吾為萬幾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將斬之元達叫曰臣下言者社稷計也劉后在後宮客以手疏救之乃解

前秦姚豹少以膽勇稱常攘袂有言丈夫若遭魏太祖不封萬户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多笑之豹曰汝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後起平原豹為十八騎

之雄

鼠輩

魏華佗善醫太祖召華佗常在左右佗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久遠家思歸到家辭以妻病太祖累書不至大怒檢知其詳付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

逆流蝦蟆

唐郎中張元一性滑稽有口才喜題目人而已腹麤脚短項縮眼跌吉相國目為逆流蝦蟆

飽水蝦蟆

唐魏光乘目黄門侍郎李廣為飽水蝦蟆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縣尉

媼

唐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魁碩肥腯頑滞多疑臺中小吏號為媼媼媼者秦穆公時野人所得肉

塊而無七竅

蛇蝮嗔

隋庫狄士仁為貝州刺史發摘姦謟長吏尺布斗米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悉配防嶺南司馬韋焜清河令趙達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蛇蝮嗔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雙鳳連飛

北齊崔㥄與弟仲文並有文學時㥄為侍中仲文為銀

青光禄大夫同日受拜時云雙鳳連飛

鳳翔龍飛

晉何邵王濟俱為侍中傅咸贈詩曰吾兄既鳳翔王子

亦龍飛邵乃咸之從内兄也

鳳雛

蜀龎統龎德公之從子德公謂統為鳳雛統少未有識

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見司馬德操與語既而嘆曰

德公誠知人也實盛德也

鳳之一毛

唐宇文融傳史臣曰宋璟裴耀卿許景先獲居重任因融薦之此亦鳳之一毛也

雙鸞

晉何邵王濟皆為侍中傳咸贈詩曰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注蘭渚喻中書也二離日月也

皂鵰

唐王志愔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以剛鷙為治所居人

吏畏聱呼為皂鵰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止境内肅然

楊鵰

偽蜀楊昭儉仕孟昶為御史中丞擊搏權貴正色當官時號楊鵰

南鶵北鷹

晉崔洪博陵安平人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武帝世為御史治中時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瘖不

能言淑得襲爵愜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
愜高行邁俗洪奏愜不敦儒業嬰為浮華之目遂免嬰
官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語曰叢生荆刺来自
博陵在南為鷂在北為鷹

王鷂子

五代蜀王建初圍陳敬瑄田令孜於成都有屠狗王鷂
子者謂建曰請為公入城反間使敬瑄不備而吏民畏
公上下不一未有不亡者也及暮造城下呼曰得罪于

行宫欲逃死可乎城中縋而入見敬瑄言建軍罷僃朝夕遁逃不足慮出告吏民稱神武兵勢强盛敬瑄不為僃而人心危懼成都遂下

李鵶兒二則

五代後唐李克用少驍勇善騎射軍中號曰李鵶兒黄巢陷京師克用舉兵赴難進屯乾坑巢驚曰鵶兒至矣京師平克用功第一

唐西川節度使陳敬瑄遣將以蜀兵戍興平數敗黄巢

軍賊號蜀兵為鴉兒每戰輙戒曰毋與鴉兒戰鬭僖宗實録云巢衆以王師衣皂名為鴉兒

薄地鵶

五代蜀呂彦德驍勇善騎射常從王宗播宗壽征討冦牛革帽被漆甲跨烏馬執斫刺刀刄軍中目為薄地鵶

鴈子都

五代梁鄆州朱瑾募其軍中勇者黥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

白鸚鵡

唐韓偓與姚洎皆為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偓每與兩敕使會碁兩使稍不勝洎即以手壞之偓呼為白鸚鵡如此者不一若洎不在坐兩使將輸必大呼白鸚鵡洎應聲而至即為壞局偓曰求知之道一何卑耶因撥局而起原註白鸚鵡壞局事見明皇雜録雪衣娘

趁蛇鸛雀

唐魏光乘任左拾遺題品朝士丞相姚元崇長大行急

目為趂蛇鸛雀坐此貶新州新興尉

鶩入鳳池

魯姓者為拾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張元一目為鶩入鳳池

霍亂禿梟

唐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爾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為三樵人歌曰奉敕追三樵隨侯道傍走迴頭語李郎嗅取爾朱九隨侯舉止輕脫張鷟目為霍亂

禿梟

角鴟

北齊陸仁惠幽州刺史世號角鴟濟州長史李翥嘗為主人朝士咸集仁惠不至翥先眇一目著作郎魏彥淵曰一目之羅豈能獲鳥以陸號角鴟故也

黃鷹

唐中王府長史崔恪趨權附勢之士也鼕鼕鼓聲即造形要直至夜號為黃鷹竟無所得

神鷄童

賈昌自言解鳥語音明皇喜鬬鷄養數千於鷄坊昌為五百小兒長加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鷄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歸葬雍州縣官為葬喪車乘傳洛城道十四年三月衣鬬雞服會帝於温泉時天下號為神鷄童時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鷄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昌盛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轝父死

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

何蟲豸

按唐莊宗以盧程故唐時巨族命以為相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興唐府給之府吏啟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妹婿也詣程訴言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也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可

謄錄監生臣陳　祁

謄錄貢生臣王兆泰